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Library of Classical Studies*

西方古典学研究

# 荷马史诗中的 生与死

[英] 加斯帕·格里芬 (Jasper Griffin) 著

刘淳译 张巍校



*Homer on Life and Death*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 荷马史诗中的 生与死

*Homer on Life and Death*

[英] 加斯帕·格里芬 (Jasper Griffin) 著

刘 淳 译 张 巍 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0-767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荷马史诗中的生与死 / (英) 格里芬 (Griffin, J.) 著; 刘淳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12

(西方古典学研究)

ISBN 978-7-301-26441-6

I. ①荷… II. ①格… ②刘… III. ①史诗—古希腊 IV. ①I545.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7883号

*Homer on Life and Death*, First Edition, by Jasper Griffin

© Jasper Griffin 1980

“HOMER ON LIFE AND DEATH, FISRT EDIT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80.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书 名   | 荷马史诗中的生与死  |
| 著作责任者 | 加斯帕·格里芬(Jasper Griffin) 著 刘 淳 译 张 巍 校                                  |
| 责任编辑  | 王晨玉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6441-6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pkuwsz@126.com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
| 印刷者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 经销者   | 新华书店   |
| 定 价   | 880毫米×1230毫米 16开本 15.75印张 203千字<br>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br>35.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 “西方古典学研究”总序

古典学是西方一门具有悠久传统的学问,初时是以学习和通晓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为基础,研读和整理古代希腊拉丁文献,阐发其大意。18世纪中后期以来,古典教育成为西方人文教育的核心,古典学逐渐发展成为以多学科的视野和方法全面而深入研究希腊罗马文明的一个现代学科,也是西方知识体系中必不可少的基础人文学科。

在我国,明末即有士人与来华传教士陆续译介希腊拉丁文献,传播西方古典知识。进入20世纪,梁启超、周作人等不遗余力地介绍希腊文明,希冀以希腊之精神改造我们的国民性。鲁迅亦曾撰《斯巴达之魂》,以此呼唤中国的武士精神。1940年代,陈康开创了我国的希腊哲学研究,发出欲使欧美学者不通汉语为憾的豪言壮语。晚年周作人专事希腊文学译介,罗念生一生献身希腊文学翻译。更晚近,张竹明和王焕生亦致力于希腊和拉丁文学译介。就国内学科分化来看,古典知识基本被分割在文学、历史、哲学这些传统学科之中。1980年代初,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开创者日知(林志纯)先生始倡建立古典学学科。时至今日,古典学作为一门学问已渐为学界所识,其在西学和人文研究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之下,我们编辑出版这套“西方古典学研究”丛书,希冀它成为古典学学习者和研究者的一个知识与精神的园地。“古典学”一词在西文中固无歧义,但在中文中可包含多重意思。丛书取“西方古典学”之名,是为避免中文语境中的歧义。

收入本丛书的著述大体包括以下几类:一是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国内开始出现一批严肃的西方古典学研究者,尤其是立志于从事西方古典学研究的青年学子。他们具有国际学术视野,其研究往往大胆而独具见解,代表了我国西方古典学研究的前沿水平

和发展方向。二是国外学者的研究论著。我们选择翻译出版在一些重要领域或是重要问题上反映国外最新研究取向的论著,希望为国内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一定的指引。三是西方古典学研习者亟需的书籍,包括一些工具书和部分不常见的英译西方古典文献汇编。对这类书,我们采取影印原著的方式予以出版。四是关系到西方古典学学科基础建设的著述,尤其是西方古典文献的汉文译注。收入这类的著述要求直接从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原文译出,且译者要有研究基础,在翻译的同时做研究性评注。这是一项长远的事业,非经几代人的努力不能见成效,但又是亟需的学术积累。我们希望能从细小处着手,为这一项事业添砖加瓦。无论哪一类著述,我们在收入时都将以学术品质为要,倡导严谨、踏实、审慎的学风。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引领读者走进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世界,也盼望西方古典学研习者共同关心、浇灌这片精神的园地,使之呈现常绿的景色。

“西方古典学研究”编委会

2013年7月

纪念

我弟弟杰弗里,1940-1962年

他新婚燕尔,尚无子嗣,就被银弓之神阿波罗击倒

*τὸν μὲν ἄκουρον ἐόντα βάλ' ἀργυρότοξος Ἀπόλλων  
νυμφίον*

## 前 言

写作这本书的欲望,源自我的教学。聆听了许多关于荷马的论文后,我意识到,写作这些论文的本科生们,在他们所阅读的书籍和文章的影响下,不得不一步步变得单调乏味;而这种乏味无法恰如其分地表现《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好处。迈锡尼的土地所有制,青铜时代的考古发掘,程式化用词的纷繁细节:这些专门且技术性的问题,好像差不多已挤掉了诗歌的位置。结果是我自己开始讲授荷马。

我要感谢许多前辈与同辈,他们的研究令我受益匪浅。我尤其高兴能在此感谢身边朋友们给予我的帮助。M.巴格(M. Bugge)夫人、C.罗斯(C. Ross)夫人和L.史密森(L. Smithson)夫人为本书手稿打字,精准又耐心。牛津大学贝利奥尔(Balliol)学院的学生总令我产生新的思考,关于荷马的想法在与他们的许多讨论中变得轮廓清晰。我的同事奥利弗·莱恩(Oliver Lyne)博士阅读了校样,此君眼光锐利,且不仅仅针对排印错误。休·劳埃德-琼斯(Hugh Lloyd-Jones)教授为人宽厚,大力襄助,既惠我以敏锐博学的批评,也给我敦促和鼓励。我想向他们所有人表达诚挚的感激之情。

J. G.

牛津

1979年9月

## 缩略表说明

[xi]

|                |   |
|----------------|---|
| <i>AJP</i>     | <i>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i>  |
| <i>A und A</i> | <i>Antike und Abendland</i>   |
| <i>ANET</i>    | <i>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ed to the Old Testament</i>                            |
| <i>AOAT</i>    | <i>Alter Orient und Altes Testament</i>   |
| <i>ARW</i>     | <i>Archiv für Religionswissenschaft</i>   |
| <i>BIGS</i>    | <i>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ies, London University</i>                  |
| <i>CAH</i>     | <i>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i>  |
| <i>CJ</i>      | <i>Classical Journal</i>  |
| <i>CQ</i>      | <i>Classical Quarterly</i>  |
| <i>GRBSt.</i>  | <i>Greek, 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i>   |
| <i>HSCP</i>    | <i>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i>   |
| <i>HZ</i>      | <i>Historische Zeitschrift</i>  |
| <i>JHS</i>     | <i>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i>  |
| <i>NJbb.</i>   | <i>Neue Jahrbücher</i> (the title has been extended in different ways at different times) |
| <i>Philol.</i> | <i>Philologus</i>   |
| <i>REG</i>     | <i>Revue des Études Grecques</i>  |
| <i>Rh.Mus.</i> | <i>Rheinisches Museum</i>   |
| <i>TAPA</i>    | <i>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i>                              |
| <i>WS</i>      | <i>Wiener Studien</i>   |
| <i>WüJbb.</i>  | <i>Würzburger Jahrbücher</i>  |
| <i>YCS</i>     | <i>Yale Classical Studies</i>   |

在引用荷马史诗的文本时,阿拉伯数字表示《伊利亚特》的卷数,罗马数字用于《奥德赛》:所以,7.64表示《伊利亚特》卷七第64行,vii.64则表示《奥德赛》中的该卷该行。

荷马的英文翻译,本书作者参考了Lang, Leaf和Myers的《伊利亚特》译本,以及Butcher和Lang的《奥德赛》译本,在其基础上加以改写;也有些地方是作者自己的翻译。古代评论此前从未被译作英文,文中引用的翻译都是作者自己的。



任何一位讨论荷马的作者,都不曾读完从古至今所有关于其诗作的著述。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觉得,前辈的著述,有些更有启发、更有帮助,有些则稍差。本书有个特点,或许值得一提:它甚少谈及荷马史诗创作中的“程式化用语”理论(formulaic theory)。最近四十年中,由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的工作开始,这一理论日益主导了英语世界的讨论。这一领域的大量工作,在其自身的技术层面固然令人印象深刻,但我想,也许会有人和我一样,因它给诗作本身带来的启示之少而感到失望。我想,已经证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很可能代表了口头诗歌传统的终结。这个论断有一定的重要性:它提供了一种方法,用以解释荷马史诗的某些特征——重复的诗行、固定而反复出现的特性形容修饰语(epithets)、典型场景。从另一个方面讲,它排除了某些19世纪分析的可能性:那些分析对词语的重复和些微的不雅穷究不休,从而将史诗割裂成碎片;它也应令我们慎重对待基于此类重复所做出的其他论断。也就是说,它的作用在于阻止了主观的研究途径,却并没有、也不能在原则上完全排除这样的可能。

即使荷马史诗代表了口头诗歌传统的终结,这也并不能告诉我们,现有的史诗当时是如何产生的。已经有人宣称,“在极深的层面上,帕里—洛德假说(Parry-Lord hypothesis)定然从根本上改变所有关于荷马史诗的文学批评”;<sup>[1]</sup>甚至说,我们要研究这些史诗,就必须

---

[1] C. Moulton, *Similes in the Homeric Poems* (1977), 12.

先有一个新的“口头诗学”，否则就是无稽之谈。<sup>[2]</sup>然而，事实证明，创造一个新的“诗学”并非易事，而关于程式表达的一些新近的研究，  
 [xiv] 对审美理解的贡献，亦未能达到我们的期望。已故的亚当·帕里(Adam Parry)为其父的论文合集写下了难能可贵的导言，其中谈到：“对于志趣在文学的学者，或是普通文学学生和文学爱好者，全部论证都可能显得狭隘地技术化，以至于未能触及根本的问题——荷马的诗歌……”<sup>[3]</sup>过度专注于这些问题，已使一些学者无视另一传统下所做的宝贵工作。另一方面，认为口头诗歌从本质上与笔头诗歌大相径庭的观念，现在也越发显得站不住脚。在《口头诗歌》(*Oral Poetry*) (剑桥, 1977)一书中，露丝·芬尼根(Ruth Finnegan)揭示了实际文本的研究如何消弭了二者的截然分别(而对新诗学的吁求恰是以此分别为据的)：“在‘口头’和‘书写’文学之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p. 2)，“我认为，要对马苟恩(Magoun)、帕里等人所设想的口传文体的本质做出精确的概括，这种希望定然破灭”(p. 130)。我想，我们将不得不继续那些并未在根本上鼎新革故的、审美的方法。我们要保持审慎，避免那些已被作品的口头来源排除掉的论断；同时，我们处理这些史诗的方式，并不迥异于古希腊人自己曾经对待它们的方式。

其实，较之现代南斯拉夫，古代世界提供的启示更为丰富。首先，大量关于荷马的希腊评注中，虽然也有不少无价值的材料，但确实包含了许多敏锐而又有建设性的意见；而我对这些材料的利用，比大多数近年的著者都更为全面。除了它们的本身的价值，这些评注对检验我们自己的观点也有一定的价值：如果我们在古代评注作品

[2] 例如 J. A. Notopoulos in *TAPA* 80 (1951), 1, “荷马学界必须认识到，到了该为一种文学批评奠定基础的时候了，这种批评有着非亚里士多德式的特征，并因口头文学的状貌得以‘生发’(口传文学在风格和形式上都不同于书写文学)。”从状貌生发出来的基础；这种风格的确是够新。

[3] 参见 Milman Parry, *The Making of Homeric Verse* (1971), 1. 关于南斯拉夫材料一些有益的保留意见，参见 F. Dirlmeier, *Das serbokroaische Heldenlied und Homer*, SB Heidelberg, 1971; 另见 A. Dihle, *Homer-Probleme* (1970), 49ff, “尽管比较研究日趋繁盛，荷马仍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例子”，这一明智论断来自 J. B. Hainsworth, *JHS* 90 (1970), 98. “当下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口头诗歌)仅仅给出了一半解释”，引自 B. C. Fenik, *Homer, Tradition and Invention* (1978), 90; 这也许仍是个慷慨的估量。

中找到了对这些观点的支持,这往往表明,这些观点至少在古代晚期说得通,在此范围内不算年代误植。

其次,近东的古代文学有类似的作品。显然,荷马和赫西俄德都受到东方源头的影响<sup>[4]</sup>:这种影响在“黑暗时代”之前和之后都曾引起注意,而近年的研究倾向认为,“黑暗时代”之孤立于黎凡特(Levant),是一个更短暂的间隔,并非像人们从前认为的那么久。<sup>[5]</sup>在神话的层面,诗人们所熟知的乌拉诺斯、克罗诺斯和宙斯的故事,是由胡里安(Hurrian)和赫梯(Hittite)源头演化而来的;诸神群会于奥林波斯山的观念,在荷马史诗中至关重要,却在后来的希腊宗教中不见踪迹,这观念则类似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乌加里特(Ugarit)文学作品中找到情景。《旧约》虽看似寻常,其实却是更有价值的比较文献来源。说起来简直有点荒谬:J. R. 普里查德(J. R. Pritchard)编辑(1969年第三版)的《旧约相关古代近东文本》(*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ed to the Old Testament*),是个大部头,价值很高,使用方便;而这部书的存在,令古希腊学者往往从中引述,以至忽略了《旧约》本身。《旧约》作为受其他近东文化影响的作品集<sup>[6]</sup>,其相关程度不逊于其他作品;何况它所包含的一些篇章,更具文学特质和文学意义。在关于荷马中宗教之真实性和严肃性的问题上,《旧约》似乎尤其值得关注。

日耳曼和爱尔兰文学中也有一定数量的类似作品。和处理东方的材料一样,我们的目的是通过比较和对照,揭示出荷马的独有特

[4] 例如 T. B. L. Webster, *From Mycenae to Homer* (2<sup>nd</sup> edn., 1964); P. Walcot, *Hesiod and the Near East* (1966); A. Lesky, *Gesammelte Schriften*, 36, 400; F. Heubeck, *Die homerische Frage* (1974), 167ff.; 以及 W. Burkert 近年的作品:“Von Amenophis II zur Bogenprobe des Odysseus”, *Grazer Beiträge*, I (1973), 69-78; “Rešep- Figuren”, *ibid.*, 4 (1976)51-80; *Griechische Religion der archaischen und klassischen Epoche* (1977), esp. pp. 282 ff.; “Das hunderttorige Theben und die Datierung der Ilias”, *WS* 10 (1978), 5-21。

L. A. Stella, *Tradizione micenea e poesia dell'Iliade* (1978)也论及了这个问题。

[5] A. M. Snodgrass, *The Dark Age of Greece* (1971), 238, 246。斯诺德格拉斯认为,希腊只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中真正与东方隔绝,起止时间“最早不过公元前1025年,最晚不过公元前950年”。

[6] 例见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 I (1970), 68ff。

质。相关文学和毗邻文明之文学中习见的主题和观念,必须经历特质上的转变,才可适用于荷马史诗的独有风格。通过这种比较,我们确有可能深入理解荷马的风格。

[xvi] 最后,我得以在近些年德文作者的荷马研究作品中,找到很多观点契合又有所助益的内容。有迹象表明,在德国,口头理论终于流行了起来;但我认为,我们往往忽略了大量能令我们受益良多的作品。

在这个领域里,作者和源起的问题是如此经常地主导着讨论,甚至到了凌驾于史诗本身之上的地步,那么,我多次提及“诗人”甚至“荷马”,也许会显得几近挑衅。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种简略的提法:我想要讨论荷马史诗,但不想每一次都把有关史诗创作的观点表述一遍。这样的提法,也反映了我希望借此书解释并论证的观点:《伊利亚特》是一个整体,尽管大家有时也承认这点,但我认为其整体性体现在更深的意义上,在于它清晰而独特地展示了关于世界、关于英勇、关于生死的观念。如果我们同意这点,那么这种观念本质上应该属于同一个人,很难想象除此之外别的情况;而且,我们或许会感到,这部最伟大的希腊史诗,与那个被古代世界奉为最伟大的史诗诗人的名字,二者无法割裂。同样,《奥德赛》也有其自身特有的风格,我已努力将其与《伊利亚特》对比阐释;尽管《奥德赛》的后半部会带来些困扰,把这部史诗也看作是一个统一而伟大的创造力的产物,应该是合乎情理的。

# 目 录

|                           |     |
|---------------------------|-----|
| “西方古典学研究”总序 .....         | i   |
| 前言 .....                  | i   |
| 缩略表说明 .....               | ii  |
| 引言 .....                  | iii |
| 第一章 象征性场景和意味深长的物件 .....   | 1   |
| 第二章 性格刻画 .....            | 49  |
| 第三章 死亡与神样的英雄 .....        | 80  |
| 第四章 死亡、怜悯与客观性 .....       | 102 |
| 第五章 男女诸神 .....            | 145 |
| 第六章 旁观的诸神与《伊利亚特》的宗教 ..... | 179 |
| 译名对照表 .....               | 205 |
| 参考书目 .....                | 223 |
| 全书索引 .....                | 229 |
| 荷马史诗索引 .....              | 234 |
| 译者说明 .....                | 237 |

## 第一章 象征性场景和意味深长的物件

[1]

许多物品的奇妙意义,常常与它们的象征性意义紧密相联……  
要将奇妙的和象征性的意义决然分开,往往是不可能的。<sup>[1]</sup>

《伊利亚特》的诗人所创作的这部诗,比他同时代的寻常史诗规模更大,同时,对作品的组织和整合,也采用了不同的原则。<sup>[2]</sup>诗人没有直截了当的叙述一个明显重要的事件——诸神与提坦之战,忒拜之战的全程,特洛伊的陷落——而只是选取了一个开始于战争进程中、结束于战争完结前的主题。他用阿喀琉斯的愤怒及其后果来代表整个故事。我们看到,卷二至卷四重述了战争伊始的情景,讲述了阿开亚人的首次进攻<sup>[3]</sup>,帕里斯(Paris)与墨涅拉乌斯(Menelaus)的决斗,以及潘达洛斯(Pandarus)的恶行——此举令诸神震怒,令特洛伊万劫不复。<sup>[4]</sup>赫克托耳(Hector)之死则代表了特洛伊城本身的陷落;他以一己之力保卫特洛伊(6.403),而在他死时,“简直像是这城陷落了,像整个高耸的特洛伊由踵至顶着了火”(22.410ff)。这样的构想,复杂精微而远非一目了然;它很自然的表明,诗人创造并强

[1] F. J. M. de Waele, *The Magic Staff or Rod* (1927), 23.

[2] 关于荷马与英雄诗系(the Cycle),参见拙文“The Epic Cycle and the Uniqueness of Homer”, *JHS* 97 (1977)。《伊利亚特》中的“离题话”是遵循范式的,而且也相当的切题:N. Austin in *GRBS*. 7 (1966), 295-312。

[3] 2.780以下各行,用一位女神来宣布阿开亚人的到来,她的原话是(2.796):“你说起话来好像还是太平时候那样,然而无可避免的战争已降临到我们身上……我从未见过这样一支军队……”;据此,显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看到的是阿开亚人的首次进攻。卷三开头,帕里斯漫不经心地提出挑战,也表明他并没有应付阿开亚人的十年战争经验。

[4] H. Fränkel, *Wege und Formen*, 3; *Codino, Introduzione*, 52ff.; Adam Parry, *YCS* 20 (1966), 193,提到“一连串全面评估人类境况的场景”。

调的情节,有着更深远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对所发生事件的描述。在【2】赫克托耳之死的例子中,诗人明确了这种深意,这一点非常重要;此举令人确信,以上观点对于口传史诗的批评来说并非过于细微,也不是不合时宜;相反,荷马自己也明显持有这样的看法。但是,更多的时候,在类似事件中,荷马并不这样表明其意义,而是留待观众自己领会。我来举一个例子,它肯定带有这样的深意,却并没有明确的表达。

当赫克托耳被杀死时,安德洛玛刻(Andromache)正在家中履行妻子的义务,一如他们分别时赫克托耳所吩咐的那样——“回家去吧,操持你自己的活计,在纺车旁织布,也督促仆人们各自劳作不辍;至于战争,那是男人们操心事情,特别是我,责无旁贷。”她听话地去纺织,并令人准备热汤,以待丈夫回家沐浴;然而,城墙上的尖叫惊动了她,她冲上去,却只见到死去的赫克托耳,尸体拖拽在阿喀琉斯的战车后。她昏倒了,此时“绚丽的束带从她头上甩落……还有她的头纱,那是戴着闪亮头盔的赫克托耳从她父亲伊厄泰翁(Eetion)家中迎娶她的那天,金色阿芙洛狄忒(Aphrodite)的馈赠”。很明显,这并不仅仅是陈述事实;我们刚刚还看到安德洛玛刻幸福地履行妻子的职责,现在她却已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婚姻;她扔掉的头纱是成婚那日得到的,此时鲜明地象征着她的哀丧。<sup>[5]</sup>正如沙德瓦尔特【3】(Schadewaldt)指出的,她在挽歌末尾的哀恸之辞也如出一辙:“如今

[5] “回家去吧”,6.490;安德洛玛刻之劳作,22.440;她的头纱,22.468。W. Schadewaldt, *Von Homers Welt und Werk*, 331, 讨论了“无意而成的象征(unwillkürliche Symbole)”。我不同意 M. N. Nagler, *Spontaneity and Tradition* (1974), 49 页中所认为的,这里所象征的是“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在其特洛伊剧中不停渲染的、性侵犯的感觉”。衰老的赫库芭(Hecuba)也丢掉了自己的头纱,22.406,这一情节当然并不支持以上无根据的观点,而荷马谈及安德洛玛刻的命运时,也很注意排除这种观点,比较 6.454 以下各行和 24.727 以下各行。“它表明这是个爱的结合,并且新娘美貌”,M. M. Willock 关于阿芙洛狄忒馈赠的头纱如是说, *BICS* 17 (1970), 50;我更倾向于古代评论者的意见,见 *ΣΤ* in 468: εἰς μνήμην ἄγει τῆς παλαιᾶς εὐδαιμονίας ὅπως τῇ μεταβολῇ αὐξήσῃ τὸν οἶκτον,“他提醒我们记起她从前的幸福,从而可以通过这种变化而增加引人同情之处”,比较 *ΣΤ* in 22. 500 对阿斯蒂阿纳克斯(Astyanax)这个名字一针见血的评论: τὸ ἀπὸ τῆς εὐδαιμονίας αὐτῷ συμβὰν ὄνομα λέγουσα πλέον οἰκτιζεται. καὶ ἐπαναλαμβάνει αὐτό,“她提起富足时给他取的名字,以此达到了更令人同情的效果;接着她又把这个名字重复了一次”(即 506 行)。

你赤身躺在那里,群犬将履足于你的血肉,随后蛆虫将吞噬你的身体;而你家中存放着许多妇人手制的精致衣服。现在我要把它们付之一炬——它们对你再没有用处,因为你再不会穿着它们躺下了;烧掉它们,好在特洛伊人面前给你荣光”(22.508-14)。精心保存的衣服代表了主妇的美德和她对丈夫的关爱;尽管她一直满怀爱意地照看他的衣服,现在他却一丝不挂地袒露于食腐的野兽面前,而那些代表着她爱恋的衣物,则已失去了它们的意义,大可付之一炬了。

这里我们须注意到荷马是如何巧妙达意的。实际上,早期希腊人确实认为,焚烧死者的衣服,目的是将它们交给死者,以便在冥间穿用——同样的自然观念也令他们向死者馈赠宝剑、爱宠的犬、仆人和食物。<sup>[6]</sup>荷马总是迫切地强调死者与生者世界的绝对界限,故此不能容许任何此类描述。赫克托耳不会因焚烧他的衣物得到丝毫好处,所以纯粹的心理动机代替了迷信。安德洛玛刻展示了赫克托耳家室的富足,展示出她自己生活遭到的彻底毁灭;特洛伊人钦佩赞叹,这便是一个充满英雄荣光的举动。<sup>[7]</sup>

当然,我所选择的例子,对于任何敏锐的读者来说,都是非常显然易见的。在这些场景中,我们看到,某个姿势或者画面,会将事件的含义和重要性充分表达出来;我们也注意到,诗人通过简单的行动或物品(一件头纱,或某人的衣服),来传达情感的意义。实际上,这种技巧比比皆是,不仅见于《伊利亚特》,也通过另一种方式体现在《奥德赛》中。我将在举例论述后,继而讨论这一技巧的关联和含义。

衣着是非常适合这种描写的。在《伊利亚特》卷三开始时,两军在全诗中首次相遇,帕里斯“以首领身份步出特洛伊的阵列,肩披豹皮,挎着弯弓和剑……”他在挑战阿开亚人的首领们。墨涅拉乌斯欣 [4]

[6] 最经典的章节(*locus classicus*)是希罗多德 5.92 中,佩利安多洛斯(Periander)为妻子焚烧衣物,因为她抱怨说,自己在另一个世界又冷又无衣物蔽体;比较 E. F. Bruck, *Totentief und Seelgerät*, 28; E. Weiss, *Gr. Privatrecht*, I, 146。

[7] 同样,以活人祭祀死去的帕特克罗斯(Patroclus),也被荷马描述为纯粹世俗的报复行为,见 18.336, 21.27, 23.22, 175;作为牺牲的人引人哀怜(21.27 及 ff., 以及  $\Sigma T$  in 21.31),阿喀琉斯则在盛怒之中。



然接受了挑战——而帕里斯一见他就被吓住，悄悄溜回了队列；“就像一个行路人碰到了蛇……神一样美貌的帕里斯见到阿特柔斯（Atreus）之子，就吓得缩了回去。”帕里斯出场前紧邻的两个段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在卷二末尾，诗人介绍了特洛伊盟军中的加里亚（Carian）首领纳斯忒斯（Nastes），“这愚蠢的家伙，去打仗时还佩戴黄金，像个姑娘；那东西并不能抵挡阴森的死亡，捷足的阿喀琉斯在河畔杀死他，取走了他的金子。”<sup>[8]</sup>实际上，要到卷二十一才有纳斯忒斯之死，此处却特别提及，勾勒出他的死亡结局。接下来是对军队的描写（3.1-9）。特洛伊人向前推进，尖叫嘶喊一如鸟声，阿开亚人则“默默行军，呈现勇武之貌，决心彼此支援”。这些段落是相互映照的。特洛伊人在全诗甫一登场，就表现得华丽、轻率、喧闹；与他们相反，阿开亚人则严肃又认真。这种对比全诗皆有，一如古代评论者所说：“他刻画了两军的性格，而且在全诗中从未背离这种笔法。”<sup>[9]</sup>特洛伊人提议决斗，阿开亚人胜出（卷二、七）。特洛伊人衣饰华美：被墨涅拉乌斯杀死的欧福尔波斯（Euphorbus），“血污浸染了他那惠美女神（Graces）般秀丽的头发，还有那金银线编起的发辫”（17.51）。甚至他们的步态也揭示出他们是何等人——吹牛皮的俄斯鲁俄纽斯（Othryoneus）被击中时，“他正高高举步”；<sup>[10]</sup>波吕多罗斯（Polydorus）

[5] “正愚蠢地炫耀自己快捷的脚步，在最前方的战线间来回奔跑，直到他死”于阿喀琉斯之手。阿西奥斯（Asius）称宙斯是骗子，俄斯鲁俄

[8] 帕里斯出列，3.15；他溜回去，3.33；纳斯忒斯，2.872；比较《尼伯龙人之歌》（*Nibelungenlied*）中那个服饰华丽的年轻匈奴人，他“身着华服，好似贵族家的年轻媳妇”。这人很快被沃尔克（Volker）所杀，“长枪直穿过那个装束华美的匈奴人”（企鹅译本，第234页）。这种武士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被真正的英雄杀死。《亨利五世》中也有一个类似的对比，一边是法国人的华丽，一边是英国“当兵的老粗”。

[9] ΣΤ in 3.2, ἄμφω δὲ τὰς στρατιάς διατυποῖ καὶ μέχρι τέλους οὐκ ἐξίσταται τοῦ ἥθους. 可比较的评论，例见 G. Finsler, *Homer*, 1. 142, W. H. Friedrich, *Verwundung und Tod in der Ilias*, 21。

[10] 欧福尔波斯，17.51；俄斯鲁俄纽斯，13.371；καὶ βάλεν ὕψι βιβάντα τυχῶν以及 Σθ οἰκεῖον τῷ ὑψηλόφρονι καὶ τὸ βάδισμα，“就连他的步态都与他的傲慢相符。”同样还有得伊福波斯（Deiphobus）（13.156），“大步向前，傲气满满，迈着轻快的脚步，在圆盾掩护下前行”。对比埃阿斯（Ajax）的步态（7.212）：“脸上绽出令人生畏的笑容，大跨步前行”，以及古代评论Σ对此处的评论：“他身体的行动展现了内心的勇气。”